

衆

老

黃

榮

家

閣

金

黃浦江奇案錄

(十六)

章君毅

痴心妄想財色兼收

想當年，洋巡捕當堂行凶，大鬧公堂案發，關炯之關老爺聲聲大罵，就先把艾金遜的手下全吓住了。一小撮西捕放下手來，站停脚步。手無寸鐵的關老爺，却昂然直立在他們的面前，攔住了他們的去路，正好橫身在黎家老小和英國巡捕之間。他面若秋霜，但却神情鎮定，頭也不回的對他背後的黎家老小說：

「已經判決無罪開釋了，你們走吧！」
斯語一出，黎家老小如逢大赦，旁聽羣衆胆氣又壯。於是便有大胆些的再折身回來，保住黎家老小，一個轉身，快步走出會審公堂。

然而，那一頭，居心不良的艾金遜看到了，他極不甘心，便不顧一切後果的飛奔過來，一面追趕黎家老小，一面大聲咆哮：

「不准走，不准走，誰敢再走一步！」
吼時，已經臨到屹立不移的主審官跟前，關

老爺伸開雙手，攔住了艾金遜的去路，鎮靜自如的，以主審官身份，向艾金遜發出了措詞嚴厲的警告：

「艾金遜君，你再這樣擾亂公堂，我就以蔑視法庭的罪名，下令將你收押！」

艾金遜一聽，中國法官關炯之居然要把他關起來了。一腔怒火，又給潑上一盆油去，轟然燃燒，一發不可收拾。他以為關炯之存心跟他過不去，急怒攻心，什麼都不顧了。他突的伸出手去，猛力一掌，把關炯之當胸推了個正着。關炯之再也沒有想到英籍探目會在法庭上毆辱法官，一不提防，向後打了個跟頭，險些沒有仰面栽倒。當關炯之緊急利車，站穩身子，耳朵裏便傳來了一聲衆人齊發的驚呼。

堂上堂下，法官觀衆，不約而同的發出了驚呼駭喊，巡捕出手打法官，這真是一個令人無法想像的惡劣場面，在一向以法治國家自詡的英國而言，也是一個永遠無法湔洗的污點。然而，往

後的事實證明，英籍探目艾金遜，本來就是一個素行不端，罪惡滔天的無賴，平素既貪財而又好色。那一天，他接獲怡和輪惡茶房的挾嫌誣告，誣指黎老太和黎大少是人口販子，已自武漢地區拐帶了十幾名美貌少女，私運到上海來打算賣入娼門，撈一筆大錢，而使那十幾名美女墮落煙花，去操皮肉生涯。——艾金遜一聽，就知道是人財兩獲，還可以報個功的巡捕好買賣。他率領手下，趕到船上，如願以償的將十餘名少婦長女手到擒來。照他已經撥好了的算盤，把一千人犯帶到會審公堂去虛應一番故事，過一過堂，來個「罪證確鑿，主犯判刑，拐帶女子發付捕房遣人獲送回家」。如此這般，讓黎老太和黎大少去坐牢，十餘名美貌女子就全歸艾金遜了。把那十餘名美女帶回他自己家去，中意的留下，不中意的賣掉，豈不是財色雙收，左右逢源嗎？怎想到碰上了關老爺仗義救鄉親，保官眷，主持公道，把他到口的肉饅頭給撿了出來。艾金遜這一氣，一急，

一怒，一橫，當然非同小可。猛可的推了關炯之一掌不算，當關老爺站定脚步，聲色俱厲的斥道：

「艾金遜，你敢！」

艾金遜實已陷於瘋狂，在他看來，破人買賣，甚於殺父之仇。他恨透了關炯之，恨不能置他於死地。於是決定了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凶神惡煞般揮拳便打。關老爺憑一腔正氣，又是倉卒之間冷不提防，竟然被艾金遜打得眼腫鼻破鮮血四濺。艾金遜當衆行凶，關老爺連連倒退。急煞了堂上高坐的另一位華籍法官金鞏伯，他急忙奔跑過來勸架，居然也給捲入了漩渦。艾金遜的手下一湧而上，兩名華籍法官着實挨了一頓好揍，那時節黎家老小已經由熱心人士保着逃出會審公堂了。可是旁聽的千百羣衆還沒有走，他們眼見英捕施暴，兩位華籍法官陷於重圍，在英國巡捕拳腳交加之下，只有招架之功，那有還手之力，再打下去，可能會有性命之憂。羣情激憤，再也忍不下去了。於是就有一些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，義憤填膺，拔刀相助，轟然一聲喝：「打！」攘拳擁臂，爭先恐後，一湧奔入法庭，見到那些作威作福慣了的西捕，揮拳便揍，直衝得一羣西捕瓜分豆剖，讓出一條大路，這才把混身是傷，頭上的翎頂官帽不知何往，身上滿清官服被扯得破破爛爛的兩位華籍法官，從重圍之中救了出來。

槍聲響處血肉橫飛

關老爺和金鞏伯，被那些年輕小伙子從西捕拳腳之下救出，頓時便有在庭上旁聽的中國人，把他們擁到一旁，殷殷慰問，破口大罵艾金遜的野

蠻凶殘。這一頭正在七嘴八舌，議論紛紛。那一頭，大堂之上還在繼續演出全武行。租界裏的中國同胞，當年處於英國巡捕的淫威之下，滿腔鬱憤，一肚皮的苦水，到了這個時候，由於民族正氣的發皇，全都化成了熊熊烈焰，如火山爆發般沖激而出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尤其看到一向敬愛的兩位中國法官的狼狽模樣，所有在場的中國人，一致感到斷難容忍。於是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齊同的發出怒吼：「揍！」「打！」「跟他們拚了！」

緊接着便是人潮洶湧，湧向公堂，相率的加入戰團，一見到黃髮碧眼的西捕，動手就打。中國人多，西捕人少，這一下那些耀武揚威，氣傲萬丈的西捕可吃足苦頭了。有人受傷，有人被擊倒，甚至有人跪下地去極口求饒。艾金遜也着實挨了幾記老拳，他一看形勢危急，馬上就拔出手鎗，這一個草菅人命，殘暴成性的英國警官，簡直是全部失却了理性。在那麼紊亂的場合，那麼許多人在擁過來又擁過去的地方，他居然胆敢瞄準了中國人便開槍，槍聲響處，所有在場的人起先呆了一呆，待至定睛看時，早已有一名中國青年

當場中彈殞命，仆倒在艾金遜的槍口之前，額頭上漣漣的湧出鮮血，驟然間有人發出一聲極喊：「打死人啦！」仗義勇爲的中國人方知大事不妙，性命是人人都要的，衆人扭轉頭去拔腳所跑。誰能料想得到，殘暴的英國巡捕竟凶性大發，紛紛拔出鎗來，瞄準了在逃的人羣便射。剎那間，槍聲連響，硝煙四散，哀呼慘叫和沉沉仆倒的嘈雜聲浪此起彼落，持續不已。會審公堂變成了一座腥風血雨，鬼哭神嚎的屠場，中國人沒命

的在逃，被擊斃的，受槍傷的，被擠倒的，被踩傷的，伸手張腿，輾轉呻吟，死屍和傷者躺了一地。千百個中國人迅即逃得精光。然而，在大堂上，却已屍骸縱橫，血跡斑斑，一片淒慘狼藉羣衆，令人看得頭皮發麻。瘋狂的劊子手，那些屠戮無辜，殺人不眨眼的西捕，却竟由艾金遜領頭，發出一陣陣得意的竅笑。

這是自上海開埠以來，空前未有的一次大屠殺案。無辜的中國百姓，租界居民，當場慘死者計達十七人之多，輕重傷者尤其多達二三十名。屠殺血案竟會在司法機關會審公堂，由英國巡捕一手造成。慘烈暴行，令人髮指，同時也掀起了驚天動地的軒然巨波。僥倖逃出性命的中國同胞正向大街小巷四散奔逃，他們一面拔足飛奔，一面迸流悲憤的眼淚，哀呼悲號：

「英國巡捕開槍打死人啦！」

「會審公堂打死了好多人啦！」

哀呼悲號之聲驚動了黃浦灘上所有的中國居民，宛如晴天霹靂，焦雷轟頂。英國巡捕慘無人道，公然開槍實行大屠殺，正像一方巨石投入了平靜無波的水面，浪花四濺，水波激宕。全上海的中國人都被激起了憤怒的火燄，紛紛奔向街心，發出了正義的怒吼。報紙迅速即發號外，悲憤得流着眼淚的青年們遍貼標語，散發傳單。他們要求懲凶，保障租界居民生命安全，用悲壯的喊聲，號召租界上的中國同胞一致罷市，關門歇業，抗議西捕的暴行。並且由租界華民領導之士全體議決，華民的要求一日不獲圓滿答覆，大罷市將永無休止的繼續下去。

上海租界所有的店舖都關門上門了，憤慨莫名的民衆聚集在街心，交通停頓，警察收崗，驕橫的英國巡捕，印度阿三在百萬人的正義吼聲之下驚慌駭亂，瑟縮斂斂。他們很快的銷聲匿跡，逃進巡捕房裏，持槍實彈，如臨大敵。在黃浦灘上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的洋人有如縮頭烏龜般躲到他們的家中或洋行，心驚胆怕，片刻難安，唯恐被激怒的華人進行報復，中國同胞的怒火，使上海成爲一座死市，羣情洶湧，怒潮澎湃，把黃浦灘變做了一口沸騰的大油鍋。

上海道袁樹勛登場

山雨欲來風滿樓，大暴動一觸即發。到冒險家的天堂搜括聚斂而來的洋人，發現他們業已置身於恐怖地獄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被西捕圍毆，身受輕傷的關老爺和金鞏伯，在槍聲初起時便被敬愛他們的人羣擁出公堂。兩位法官噙着憤激的眼淚，由一大隊中國同胞擁護保護，步行前往華界上海道衙，上海一地地位最高的清吏上海道袁樹勛，他先已得到了西捕公然開槍殺人的消息。這一位素有能吏之稱，和當朝權貴軍機處領班大臣慶親王奕劻，和漢人軍機大臣瞿鴻禨都有深厚友誼的上海最高行政長官，聞訊以後並不驚慌，因爲他和每一位上海市民同樣的感到悲憤。

他親切的接見關炯之和金鞏伯，令人替他們療傷，聽他們和淚以俱的說明事件經過。袁樹勛剴切的予他們撫慰，立刻決定了採取堅定立場，責成領事團從速解決，袁樹勛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人命關天，我們決不能容許西捕這麼樣胡

來。我馬上派人去向領事團提出嚴重抗議，嚴加懲辦開鎗行凶的艾金遜等人。」

他所指派的交涉人員在臨出發前，袁樹勛爲了表示他對關炯之守正不阿，秉公判案的全力支持，他命交涉人員再向領事團嚴正表示：英國副領事德爲門循私包庇，從今以後不許他再出庭陪審。

上海道所派的交涉人員到達各國駐滬領事團辦公大樓，各國領事正在舉行緊急會議，商討應變措施。他們悍然不顧公理和正義，嚴峻的拒絕了袁道台所提出的三點要求。反倒過來脅使袁道台下令各商號立即閉市，否則必須賠償外國商人，因爲這罷市所遭受的損失。道台衙門的交涉員據理力爭，領事團人員傲然的置若罔聞，交涉員憤憤然的回到道台衙門，向袁道台一報告，袁道台氣得臉都黃了。

洋人上下沉澀一氣，一味橫衝直闖的蠻幹，

峻拒華方要求以後，立即由領事團授意，將公共租界各巡捕房的華洋印度巡捕全部集中，大舉出動。驅散街頭聚集人羣，嚴禁華人張貼標語，散發傳單。這些如狼似虎的巡捕們，首先就查到了承印傳單的印刷所，集合大隊，破門而入。不由分說的搗毀字架和印刷機器，見人便抓，稍一掙扎，就是一頓狼揍。印刷工人不服，奮起反抗，街頭的羣衆立起支援，從印刷所外打到印刷所裏，又從印刷所裏打到大街之上，西捕眼看被激怒的羣衆越衆越多，便又悍然不恤民命的重施故技，西捕拔槍發射，印度阿三繼起效尤。於是再度釀成血案，手無寸鐵的中國同胞，又是多人倒臥

于血泊之中，死於非命。這一回，中國同胞悲憤已極，他們在槍林彈雨中誓死不退，反而齊聲怒吼，步步進逼。中國同胞奮不顧身，捨命相拼的大無畏勇氣，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。大隊西捕親狀暗驚，他們一步步的退向巡捕房。巡捕房鐵門緊閉，窗口，槍穴，伸出無數槍桿，但是，中國同胞仍然有如潮水一般的紛紛湧到層層疊疊，圍在巡捕房的四週高聲叫罵。

道台衙門接獲報告，數以千計的租界居民包圍了巡捕房，巡捕房裏的英國巡捕，印度阿三在舉槍待射。屠城血洗危在頃刻，每一分秒，每一個動作，都可能再次引發大流血事件。上海道袁樹勛焦灼萬分，尤且氣憤已極。他一面致電江寧（今之南京）兩江總督衙門稟報事件經過，以及當時的緊張態勢，一面召集僚屬緊急籌商對策。關老爺以人命關天，他神情凝重，面容肅穆的站起來慷慨陳詞：

「現在情勢已經很危急了，只要巡捕房裏的那些洋人一開槍，還不知道要死傷多少無辜百姓。血肉之軀總歸不能跟鎗砲拼，我要親自到巡捕房去，勸那些老百姓不要做傻事，趕快讓開。」

袁樹勛覺得非常之爲難，他知道關炯之是這一次驚人巨案的導火線，當時所有的洋人都對他恨之入骨。他要跑到那劍拔弩張，大戰一觸即發的現場去，實在是危險已極。然而，他也曉得關炯之一向最受租界居民愛戴，當日之事又是因他而起，也唯有請關炯之到巡捕房那邊去走一趟，才能勸得動那些要跟洋人拼命的百姓。遲疑半響，他唯有點頭應允，讓方才略受輕傷的關老爺，

再去冒這一趟險。袁道台爲了表示他對關炯之的敬意，特地站起身來，率同文武官員，把關炯之送到道台衙門大門口，語語叮嚀，請關炯之爲國珍重，諸事小心，然後他神情堅決的告訴關炯之說：

「從此刻起，我要親自辦理這件大交涉，我現在就到洋務局去坐鎮。西捕開槍殺人事件一日不獲解決，我就一日不出來！」

袁樹勛不愧爲清吏幹員，愛民如子的好官。他劍及履及，言出必行。送走了關炯之以後，他便移駐洋務局，把道台衙門所有的公事全部擱下。專心一志，和洋人進行交涉。一連七天七夜，他不眠不休，不曾回家一次。他在洋務局用電話和領事團主事者反覆交涉，激烈辯論，直說得舌敝唇焦，精疲力竭。而且始終保持堅定立場，決不讓步。使得領事館方面對他頭疼萬分，最後，橫蠻的向我方提出撤換袁樹勛的無理要求。

當關炯之自道台衙門辭出，天色陰沉，朔風怒號，道台衙門諸文武心情沉重，滿面憂惶，關炯之昂昂然的登轎而去。一時之間，頗有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的悲涼氣氛。

關炯之驅車抵達公共租界巡捕房，包圍巡捕房的民衆之中，有人老遠的便看見了他，於是脫口而出的一聲歡呼，引動了如雷般的熱烈呼喚：

「關老爺來了，關老爺來了！」

「關老爺，關老爺！」

關老爺的眼眶裏，滾動着百感交集的，熱辣

辣的淚水。他邁步下了大轎，身後並無一人相隨，一面伸出右手頻頻的和歡迎民衆招呼，一面鎮靜自如的排開人叢，直赴巡捕房的大門口。關老爺所到之處，羣衆便如退潮一般的退向兩畔，讓出當中的一條路來。只是，當關老爺快要走近捕房大門口了，他兩畔的民衆突的起了警覺，七八隻手齊伸過來，一下子攔住了他的去路，然後，便是一片嘈雜的聲浪：

「關老爺，你要到那裏去？」

「關老爺，你不能再走過去了，他們的鎗裏都是有子彈的呀！」

還有人在義形於色，躍躍欲試的說：

「關老爺，你要進巡捕房辦交涉，我們陪你一道去！」

唯恐又度激起事端，關炯之連忙一疊聲否認的說：

「不不不不，我並不是要進去。我是來請你們各位趕快回家，不要再留在這裏了。」

可是，衆人正在忙於勸阻關老爺，人多口雜，聲浪便大。關炯之說的話被嘈雜的聲浪淹沒了，沒人聽到他在說些什麼。反倒是陪關老爺進巡捕房的建議，符合當時憤怒羣衆的心裏，於是一呼百應，衆口一聲，形成了山應谷鳴般的怒吼：

「走！大家陪關老爺進巡捕房去！」

「對！衝進巡捕房去！」

「衝，衝，衝，看黃毛敢不敢再開鎗！」

寧傷百姓勿傷好官

怒吼繼之以付諸實際行動，成千上百的人熱

血沸騰，攘臂高呼，用身體擋住關老爺往前衝。後浪推前浪，一波波的奮勇向前，前面的人站不住腳，也祇有順勢衝向巡捕房的大門。關炯之最怕的就是因激生變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羣衆打起了衝鋒，只要頭一聲槍響，勢必演成血流成渠，屍如山積的大慘劇。他竭力大叫：

「站好，站好，不能再往前衝了！」

儘管他踮腳高喊，連喉嚨都喊啞，喊聲依舊被巨大的聲浪所湮沒。關炯之眼看人潮已將臨近巡捕房大門，巡捕房裏伸出來無數黑黝黝的槍口，隨時隨刻都可能發射出子彈，一髮千鈞，情勢危急萬分。幸虧關炯之靈機一動，急中生智，他突的衝出人羣，奔上巡捕房前的石台階，然後一個轉身，面對着洶湧衝來的人潮，雙手高高的舉向空際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拼命的一聲喊叫：

「各位鄉親——」

激怒的羣衆都看到了關老爺這一個突迅的動作，已是一驚。及至聽到他的叫喊，再看清楚了牠立身所在的位置——關老爺正站在巡捕房大門前，至少有十餘條從巡捕房裏伸出來的長槍，距他不及一尺。千百個人不約而同的駭然停止脚步，發出了一聲驚呼：

「啊——」

趁此機會，關炯之聲音嘶啞的再嚷喊着：

「各位鄉親，請你們大家回去。袁大人正在和領事團辦交涉。兄弟敢於担保，今天發生的事情，一定可以圓滿的解決！」

爲了搶救千百條激怒的無辜生命，關炯之不惜飛蛾撲火，使自己置身於最危險的境界。十

幾個相距不及一尺的槍口，正在瞄準着他，一動板機，關老爺唯有壯烈捐軀。何況，巡捕房的大門只要打開一條縫，便可以把關老爺生擒活捉進去。千百個人沉沉的嘆了一口氣，一個個就心駭怕到極頂。關老爺曉得自己在租界居民心目中的份量，他們這一猶疑，便是解救千百條性命的大好時機。於是，他又高聲的說了：

「請各位務必要聽我的忠告，趕緊回家。否則的話，交涉會越來越難辦的。」

羣衆中開始響起喘喘議論的聲音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關炯之知道，只要他們肯相互商量，有人肯發表意見，事情就有急轉直下的希望。因為他曉得這些憤怒的羣衆已經在投鼠忌器，患得患失了。事實上，沒有任何一個租界居民願意關老爺遭到危險，他們決不會不顧關老爺的死活。關炯之的估計果然不錯，羣衆開始移動腳跟向後轉，一人開頭，其餘的人立刻跟進。羣衆投桃報李，他們爲了保全關老爺，終於決定自行撤退。只不過，他們還在一步一回頭，關懷備至的朝向關老爺這邊探望。

「各位放心！」關炯之感動得眼眶濕潤的在說：「等各位都走遠了以後，我還要進巡捕房去辦交涉，他們一定會客客氣氣的招待我。」

滿天星斗，一場慘禍，至此一廓而空。很快的巡捕房前面不再見到任何租界華籍居民的影蹤。

翼雲八絕的第一首，寫的正是這一個驚險無比的場面。第二首，則寫的是袁樹勛堅定不移，不辭勞瘁的辦理這一項史無前例的華洋交涉，詩

云：

警拆連宵駐六聯，鬚眉如雪爲民憂，
帳門列戟雙龍影，高漾籌邊海上樓。

原註：上海道袁視察日夜駐節洋務局，爲國憂勞，刻無寧晷！

八點協議初步勝利

當時，關炯之預料他走進巡捕房以後，英國頭腦一定會客客氣氣的對待他的，此一揣測，果然不差。因爲，當千百羣衆包圍巡捕房，巡捕房裏的外國頭腦正在慌目驚心，急如熱鍋螞蟻。不知怎麼辦才好。關炯之適時來到，他三言兩語，冒一次險，不但救下了千百華民，連巡捕房裏上上下下好幾百人，也都一道救了。英國頭腦一方面感激關炯之以德報怨，替他們解了圍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爲親眼目擊關炯之對於租界居民的影響力，是如何之大，如何之廣。因此他們反倒想利用關炯之來平息風潮，救苦救難，免得上海公共租界玉石俱焚，土崩魚爛。千百華民聽從關炯之的勸告迅速散去。英國頭腦馬上就下令大打中門，然後自己堆上一臉的諛笑，鞠躬如也，極其謙恭的把關老爺迎入巡捕房裏。讓關炯之高高上坐，自己下首奉陪。敬煙敬茶以後，英國巡捕房頭腦正格格難吐，不知如何啓齒。關炯之却在乾脆痛快，開門見山的說了：

「今天會審公堂的不幸事件，袁大人正和領事團進行交涉，我們只有靜候公平合理的解決。不過，袁大人的意思，希望貴方提出保證，在交涉期間，上海租界不得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！」

這便是關老爺給約翰牛的當頭一棒，打得捕房黃毛頭腦痛澈心肺，臉上還要掛着無可奈何的笑容。因爲他要顧到大不列顛帝國的「尊嚴」，不甘於承認公共租界華籍居民公然與巡捕房爲敵，更不願招出公共租界警力薄弱，無法控制華籍居民的怒潮澎湃。因此他只能以苦笑作答，然後再技巧的遞一個彎，和關炯之展開談判，雙方如何通力合作，確保公共租界的治安，防止一切意外事端。由於關炯之對於公共租界的治安問題，要比英國人更爲迫切關懷。雙方目標相同，但求短時期的相安無事，所以很順利的達成了下列八點協議：

- 一、英國巡捕不再使用實彈槍支。
- 二、公共租界巡捕房暫時停止偵辦一切民、刑事案件。
- 三、公共租界巡捕暫不站崗。
- 四、遇有重大治安問題，由中、英雙方協商處理。
- 五、市面秩序及各衝要地點的守衛，由英國水兵及商團分別負責。
- 六、爲防止英國水兵及商團肇事，或有擾民行爲，華籍法官關炯之自願隨時巡銜，並且有權處理一切華洋糾紛案件。
- 七、上海道台衙門無須公共租界巡捕房簽字認可，得在租界張貼安民佈告。
- 八、公共租界當局須切切諭令，所有外國居民、僑民、旅客、工部局及巡捕房人員不得進入華界，否則華方不負安全之責。

雙方簽署協議以後，英國頭腦十分殷勤的命

人開香檳酒款待。但是關老爺却對此毫無興趣，也沒有時間和他們分享這個洋玩意兒。他匆匆辭出，英國頭腦必恭必敬的把他送到轎上為止。

關老爺坐上大轎，吩咐轎夫儘速趕回華界，直趨洋務局，求謁袁道台。袁樹勛立即予接見，聽關炯之詳細報告處理公共租界華民包圍巡捕房一案，以及他和巡捕房英國頭腦訂立協議的經過以後，對於關炯之的機智、勇敢與辦理交涉得體，果能給予租界華民充份的安全保障，表示非常之欣慰。袁樹勛一再的向關炯之伸出大拇指，盛讚他的見義勇爲，化干戈爲玉帛，救下了一方生靈，說他真正是勞苦功高，功德無量。

天下事要講個公道

關老爺則對袁道台極口稱謝，謙遜不遑。接着，他便提出了急於獲知的一問：

「請問袁大人這邊的交涉，辦得怎麼樣了？」

詎料，袁樹勛滿面春風的臉上，立刻便佈上了一層陰影。他站起身來，踱了幾步，沉沉的嘆一口氣，流露出憤懣不平的神情說：

「常聽人說，弱國無外交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這是多麼沉痛的一種說法！」

關老爺一聽，當下便是一驚，因而再問：

「袁大人，莫非……」

袁樹勛回過頭來望着關老爺，深深的一點頭，感慨萬千的道：

「洋人把我們中國人，看得連豬狗都不如！一日之間連傷三十幾條性命。領事團居然說英國

巡捕是執行職務，自衛殺人！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！」連關老爺都憤憤然的嘖叫起來：「艾金遜和他的手下不遵法度，擾亂公庭，當衆毆辱法官，這叫什麼執行職務？還有，他峻令手下，向手無寸鐵的中國人開鎗，死傷多達四十餘人，讓公堂變做了屠場，這也叫做自衛殺人嗎？」

袁樹勛連連搖頭，一聲長吁的道：

「這當然是他們在強詞奪理！他們欺侮我們朝廷怕事，官吏不敢開罪洋人！」

關老爺忿然難忍的道：

「天底下事總要講個公道，我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同知，可是只要我佔得住道理，我就不怕開罪洋人！」

「我也不怕開罪洋人！」袁樹勛大義凜然的說：「這一層，方才我在拍給周玉帥的電報裏，我已經向玉帥表示得很清楚了。」

袁樹勛所稱的周玉帥，便是時任兩江總督的周馥。周馥字玉山，他是安徽建德人，監生出身。同治元年（公元一八六二年）即由李鴻章招致參加淮軍，担任高級幕僚。先司文牘，後來參贊戎幕，是淮軍幕府中的一位洋務人才，曾經陪同李鴻章辦過許多次中外交涉。所以，當年上海大開公堂案起，上海道袁樹勛以次的文武官員，都 very 希望能夠獲得周總督的明確指示。關炯之一聽袁道台提起周總督，馬上就問：

「玉帥可有覆電？」

「有。」袁樹勛簡潔的回答，却又石破天驚的說：「玉帥已經動身了，明天一早到上海。」

堂堂兩江總督周玉山周大人，竟會爲大開公堂案親自移節上海。難怪關炯之一聽這個消息，登時就感到憂喜參半。喜的是這四十五條人命巨案，果然受到總督大人的重視。憂的則是，周馥專程來滬，親自辦理，可見這一巨案必定是相當的麻煩。

關炯之猶在沉吟不語，袁樹勛却又在誠摯的向他道謝，這位道台大人說：

「周玉帥抵滬前後，最使我就心的就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會發生其他的事端。虧得老兄今天化險爲夷，平息了又一次更大的事件。而且，還跟捕房達成了協議，想來以後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。」

一句話，提醒了關炯之，他和公共租界巡捕房訂立的協議之中，第六點便是他自告奮勇，願意隨時巡街，處理一切華洋糾紛。關於這一點，他確係用心良苦，大有深意的。由於英國巡捕和印度阿三，跟租界華民積怨已深，如今血案方起，新憾又生。他怕西捕出而執行勤務，反而和華民發生衝突，因此方在他的堅持之下，使捕房當局同意暫且將西捕全部凍結，改由英國水兵和以華人爲主的商團負責維持治安，然後他再以會審公堂法官的身份，處理一應華洋糾紛案件。關炯之平時並不仇視洋人，不過，他畢竟也是黃帝的子孫。處理華洋糾紛時，斷然不會胳膊向外彎，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信得過的。所以，由他出馬巡街，處理華洋糾紛，一方面在短時間內爭取到租界裏的裁判權，另一方面，更是讓公共租界裏的中國居民吃了一顆定心丸。一應糾紛爭端

都由關老爺做主，還怕人再橫行霸道，欺虐華人嗎？

英兵前導坐轎巡街

關老爺巡街，無異是一股強大的鎮定力量。然則，他的職責却是無比的艱鉅重大。不過，租界華人之盼望眼見關老爺視街市，多一半業已有如大旱之望雲霓。於是，關炯之馬上就向衷道台告辭。他匆匆趕到公共租界，開始在萬眾歡呼，全體華人得意洋洋聲中，坐着官轎徜徉於大街小巷，使公共租界裏的百餘萬華人重視漢官威儀，爭相迎迓，歡欣若狂。

公共租界的街頭巷尾，再也看不到英國巡捕的蹤跡了。自公共租界開埠以來史無前例的第一次，身為中國官吏的關老爺坐轎巡街。英國佬但求平安無事，不再節外生枝，對於具有穩定力量的關老爺，更是格外的討好巴結。他們爲了讓關老爺巡街時更威風些，派出一隊英國水兵，一隊印度阿三，荷槍實彈，但任關老爺的護衛。盛情難却，關老爺唯有勉予接受，命英兵和印度阿三在他的大轎前面列隊開道。祇不過，關老爺鐵面無私，爲防萬一起見，下令英國水兵和印度阿三們，把鎗裏的子彈全部取出來。

上海公共租界出現了一個曠古未聞，抑且勢將空前絕後的滑稽突梯場面。一隊英國水兵和一隊印度阿三，愁眉苦臉，無可奈何，整齊排列爲兩隊，担任中國法官關炯之的護衛。齊步走在關老爺的大轎之前，大街小巷，寒風料峭，勉強打起精神在兜圈。關老爺則四平八穩的坐在大轎

之中，面帶微笑，不時伸手和街巷兩旁的中國同胞打打招呼。——公共租界華籍居民爲了要躬身親歷這一樁奇聞奇事，幾於萬人空巷，傾城而出。

他們簇擁着關老爺的大轎走，頻頻的歡聲齊唱。關老爺不忍掃他們的興，便端坐在大轎裏日以繼夜的巡街。英國水兵和印度阿三這一回可真吃足了苦頭，他們從早到夜，在四週華人調諛聲中走正步，然後又是一夜到天明。在多月大冷天一逼又一逼的淌着汗，腳底磨起了水泡，水泡破了馬上就糜爛，可是他們一不能停步二不能溜走。——這是大鬧公堂案後租界華人的一項喜出望外的節目，中國人充份獲得精神上的勝利。翼雲八絕中有一首詩，是專爲這一件千古奇聞寫的，詩云：

向晚紅燈對對開，無人知是宰官來，花門裂面充前導，星拱中華擁上台。

原註：是夕，關、金兩廉員梭巡各界，澈夜不歸，印捕西兵擊槍前導。

「星拱中華擁上台」，正是租界裏飽受欺壓蹂躪的中華兒女，最興奮奮鼓舞的一刻。

翼雲八絕中的第四首，描寫的是大鬧公堂案後，租界華民又一項精神上的勝利。艾金遜大鬧公堂的第二天，公共租界裏的大街弄堂，乃至於電車、公共汽車上，到處張貼着「上海道臺」所出的煌煌告示，諭知公共租界居民，言明巡捕開槍殺人一案正循外交途徑辦理交涉之中，叮嚀租界華民應平心靜氣，稍安毋躁，靜候上海道負責

槍決，萬勿聚衆生事，惹禍上身。表面上說是曉諭中國同胞，協助租界當局維持秩序，確保治安。

可是，字裏行間，已對租界巡捕的行凶逞暴痛加譴責。大鬧公堂一案的誰是誰非，等於已經有了定論，而且租界當局尤已默認，錯在巡捕而非華民。這是非常重要的的一個關鍵，上海自劃定租界以後，租界所在便成爲中國政府的化外之區，租界居民也可悲的變做了所謂化外之民。同在祖國的大地上，必須忍受異族的不平等統治，原是深切悲哀之事。自有租界之始，洋人即便性規定，任何華洋告白必須經由巡捕房簽字認可，始准張貼。堂堂中國官衙，當然不屑於去向區區洋人巡捕房申請張貼。因此，自道光二十三年（公元一八四三）十一月十四日，五口通商，上海宣告開埠。道光二十五年（一八四五）八月，上海道宮慕久公佈租界地皮章程以來，上海租界居民就從沒有見過中國衙門、官吏所張貼的佈告，直到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大鬧公堂案後，整整五十八年裏，華界居民方才破題兒第一遭看到大清上海道樹助出的大字佈告。對於租界華民自有莫大的衝激力，此所以，翼雲八絕方始特別的加以描寫說：

官符一紙挾風霜，漫說天驕屬海王，畫諾不須書鳳庵，六街文告揭煌煌。

原註：向例，華洋文告必經捕房簽字，始准在租界張貼。是日不然，道新兩署安民告示，貼滿通衢。